

# 国家数字大学：国际视野、本土构想与未来进路

方建锋<sup>1,2</sup> 王克宇<sup>3</sup> 房欲飞<sup>4</sup>

- (1.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上海 200033；
2.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上海 200062；
3.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033；
4.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32)

**【摘要】** 国家数字大学是高等教育数字化高阶转型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和公共属性。它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组织化再造，将给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和组织形态带来突破性变革。在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形势下，法国和印度先后启动国家数字大学建设。本研究立足全球视野，梳理新型数字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进程，划分数字大学的“三个世界”，比较他国国家数字大学建设的经验，分析国家数字大学的内涵和本土建设思路。中国国家数字大学可能面临内涵本土化、平台组织化和教学质量保障的挑战，但建设机遇大于挑战，可以在制定专项政策、整合在线教育资源、完善学习资历认证体系和满足学习型社会需求等行动中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赛道和新优势。

**【关键词】** 国家数字大学；数字大学；虚拟大学；高等教育数字化；在线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25)01-0015-08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教育体量规模化和人才培养精细化、教育资源有限性和学习需求无限性等矛盾。国际经验表明，高等教育数字化有望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法。比如，美国、法国、印度等国家正着力探索建设新型数字化高等教育机构，为学习者提供跨空间、低成本、个性化的学习机会，数字大学(Digital University)是其新兴代表，国家数字大学(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尤其被视为强化国家高等教育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整体而言，这类新型大学尚处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本研究通过比较国外数字化大学建设经验，提出国家数

字大学的建设构想，为推动相应实践提供借鉴。

## 一、数字大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趋势

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为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和组织形态变革带来新的机遇。《2023年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预测了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混合弹性课程(HyFlex)、微证书等未来教育实践，描绘了一个学习空间更灵活、数字连接更便捷、终身学习更普惠、追求研究与教学创新、注重公平与可及性、在有限资源中为学生创造更多可能的未来

**【收稿日期】** 2024-11-10 **【修回日期】** 2024-12-20 **【DOI编码】** 10.13966/j.cnki.kfjyyj.2025.01.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高等教育人才供需适配机制研究”(VIA240008)。

**【作者简介】** 方建锋，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与规划、办学体制改革；王克宇，硕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教育政策与管理；房欲飞，副研究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国际化(fjf7623@139.com)。

**【引用信息】** 方建锋,王克宇,房欲飞(2025). 国家数字大学:国际视野、本土构想与未来进路[J]. 开放教育研究,31(1): 15-22.

(Pelletier, et. al., 2023: 18-29, 36-49)。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认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将经历从数字技术整合应用到内部业务流程再造,最终达到公平开放无界限的智慧阶段,未来高等教育数字化办学规模将突破传统桎梏(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 2023: V-VI, 53),技术将使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超校园范围(Sabzalieva et.al., 2021)。高等教育或不再完全依赖实体校园和固定课堂,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大规模因材施教可能成为人才培养的新路径。高等教育发展的创新突破点正在从受时空限制的物理空间转移至数字化支撑的虚拟空间。数字大学便是活跃其间的新型数字化高等教育机构,引领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 (一)数字大学的“三个世界”

探讨数字大学究竟是什么,学界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本研究将一切以数字化为核心办学理念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纳入考察范围,根据不同机构开展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程度,将当前存在和学界关注的“数字大学”分为平行存在的“三个世界”——在线世界、混合世界和虚拟世界。每个世界的新型数字化高等教育机构都可能发展成为数字大学的终极形态,从而为探索中的数字大学提供空间。

#### 1. 在线世界:完全线上运行的在线大学

这类大学有明显的数字化办学特征,通常在校名或办学宗旨中明确宣称自己是数字大学或在线大学。这类大学完全在线运行,几乎没有实体活动场所和线下教学活动,存在于由互联网构建的在线世界。例如,美国空军和太空部队联合创办的数字大学(Digital University, 2024)、数字好莱坞大学(Digital Hollywood University, 2024)、剑桥数字大学(Cambridge Digital University, 2024)等,都旨在为个人专业发展提供非学位在线教育支持。也有在线大学承诺提供学位教育,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社会认同。例如,华盛顿数字大学(Washington Digital University, 2024)虽然完全在线运行,但设有正式的入学流程,能够提供学位课程和文凭。沃尔夫大学(Woolf University, 2024)同样是一所没有实体校区的区块链大学,提供从学士到博士学位教育,为世界各地学生提供欧洲学分互认体系在线认证课程。人民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2024)、

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 2024)等也承诺提供学位项目,入学门槛低。这类大学极其自由开放,甚至疏于管理,强调为个人兴趣而学,但因与大学传统观念相排斥,难以被社会主流承认。

#### 2. 混合世界:线上线下混合型大学

这类大学有明显的数字化特征,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运行模式,是在保留大学积极内核的基础上吸收科技力量转型形成的新型大学,如同处在一个现实和网络相通的混合世界。这类大学一般不会标榜自己是数字大学,但办学体现着开放、灵活、个性的数字化理念。例如,1931年成立的美国宝石学院(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2024),其校区遍布世界各地,开设宝石专业文凭课程,能提供在线教育或在校教育。以在线教学为主的职业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通过校园学习、在线学习和混合学习(FlexNet)开展教学,设有从副学士到博士学位项目(袁松鹤, 2016)。美国密涅瓦大学(Minerva University at KGI)依托数字化平台,整合优质资源服务混合式学习,倡导无障碍入学和个性化教学,提供在线授课、不设校园、全球游历的开放环境(王佑镁等, 2015)。此外,世界各国还存在庞大的开放教育体系。开放的入学政策、没有围墙的办学形式、远距离教学是其重要特征(王晖, 2010)。这些开放大学正尝试融入混合世界,与数字大学联系紧密。上述大学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在线教育置于与线下教育同等地位,与实体大学引入在线学习的做法有差异。

#### 3. 虚拟世界:线上如线下的虚拟大学

这类大学是高等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的结果,其完整样态还处在构想阶段,但已在新型数字化高校和具体教学实践中初现雏形。线上如线下的虚拟大学(Virtual University)可以集成各种数字化教育优势,甚至超越当前的经验认识,为探索数字大学提供更多思路。有研究认为,虚拟大学是基于互联网、以多种媒介技术为主要支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高等教育组织,具有教育环境虚拟性、主体交互网络化、教育资源丰富和运行机制灵活的特征(刘宝存等, 2022)。关注虚拟大学,特别是利用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手段将线下教与学场景复原到网络空间,为学习者提供沉浸式在线学习体验,

能较好地解决数字大学的不稳定性强,或线上线下兼容性弱等问题。虽然有观点认为虚拟大学源自非主流领域或边缘地带,并以西部州长大学、凤凰城大学为例证明其成功经验(周小李, 2023),但本研究认为两者属于不同类别的新型数字化高校,前者是脱实向虚的在线大学,后者是以虚仿实的仿真大学。虚拟大学追求的是自然仿真的学习效果,而非强调为弥补线下教育缺陷而存在的在线教育。虽然该意义上的虚拟大学还未完全诞生,却为建设数字大学提供了新方向,加之“虚拟交换”等实践的多年探索经验(房欲飞等, 2024),使得虚拟世界的数字大学并非遥不可及。

### (二) 国家数字大学的问世与追求

上述数字大学多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也有少数国家举办的数字大学,如法国数字大学和印度国家数字大学。2013年,法国提出建设“法国数字大学”(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并搭建“法国数字大学—慕课”平台,设有专门的基金会和平台管理集团(曾晓洁等, 2018)。有研究认为法国数字大学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慕课平台,旨在托管所有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课程(Jacqmin, 2019)。印度政府在2022~2023年预算中宣布建设国家数字大学,采用“中心—辐射”网络化运作模式(networked hub-spoke model)(国家数字大学为中心),配设顶尖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国内最好的大学和专业机构以合作的方式组成辐射网络,为全国学生提供一流的优质在线教育,使人们在家门口便能获得个性化学习机会(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 2022)。有媒体评论该大学本质上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它与在线学习平台的最大区别是能授予社会认可的印度高校学位、文凭和证书(Jagpreet, 2023)。两所国家数字大学的运行模式都可归入“在线世界”,但在线世界是否就是国家数字大学的应然样态,还无定论。南旭光(2024)认为数字大学是全新概念,指依托数智化技术,以物理和网络空间融合发展为载体,提供远程、开放、互动的教育方式的无边界学习社区和知识共享平台。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与科技结合产生的国家数字大学样态,仍有探索空间。

整体来看,国家数字大学首先是数字大学,但

他国对国家数字大学的探索仍处在初级阶段。这些大学除具备战略价值外,其运行模式与已出现的在线教育平台并无明显区别。中国可以从数字大学的“三个世界”中寻找发展空间,打造引领本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型大学。

## 二、现实表征与本质内涵

### (一) 现实表征和比较

国家数字大学是一个缺乏定论却日渐受到关注的新事物。法国和印度是为数不多建设国家数字大学的国家。从运行情况看,两国数字大学的实质都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法国甚至公开表明,“简言之,法国数字大学就是平台”(FUN, the platform in a few words)。相较而言,印度国家数字大学的组织体系比法国更加完善,将在线教育平台彻底改造成一所在线大学,包括将松散的平台再造为具有招生、选课、学业修读、考试考核、学分获取、文凭授予等完整业务流程的现代化大学组织,只是教育教学活动大多在线上完成而已。可以说,印度国家数字大学是基于平台建设的在线大学,而法国数字大学近乎是在线教育平台本身。两所数字大学的比较见表1。

法国数字大学还不能称作真正意义的大学。原因有二:一是法国数字大学采用“中心—聚集”的运行模式,只托管不同高校慕课资源的中心平台,而非不同高校合作共建的大学,法人地位和管理权限有待明确;二是它不能独立开展学历教育、提供文凭课程,仅能颁发其他高校在平台提供课程的徽章(badges)或证书,缺少人才培养核心环节的独立性。相反,印度国家数字大学可以将其他高校的课程资源纳入辐射网络,以国家数字大学的名义进行招生和管理,所依托的平台有正式参与流程、主管机构和负责课程管理的“虚拟协调员”,设有学分银行作为辅助机构(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 2024)。可见,印度国家数字大学不单是在线教育平台,还是基于平台建立的大学,具有相对完善的运行体系。

总的来说,法国和印度的经验对建设国家数字大学有启发意义。两者存在实践共性,包括都由国家统筹建立,都依托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运行,都倡导开放、便捷和多样化的学习理念。两所国

表 1 法国和印度国家数字大学比较

运行情况	类目	
	法国数字大学	印度国家数字大学
启动时间(年)	2013	2023
依托平台	法国数字大学—慕课平台(FUN-MOOC)	面向有抱负的年轻人的主动学习网络(SWAYAM)
大学与平台的关系	几乎等同于在线教育平台	基于平台建立的在线大学
运行模式	“中心—聚集”运行模式	“中心—辐射”运行模式
教学资源来源	国内外教育机构和合作方	国内外教育机构和合作方
平台课程费用	课程免费,选择性付费认证	课程免费,考试和证书付费
面向群体及要求	所有人,入学门槛低	所有人,入学门槛低
课程教学范围	学校教育、校外教育、研究生类教育、非技术教育	大众慕课学习、特定学生小型在线学习、继续教育
课程修读要求	采用课程预选制,设修读时限和在线考试等环节	分为预选课程和自定义进度课程,设考试等环节
学分与学位教育	课程为非学位课程,但学习者修习两门MOOC之后可以选择是否参加里昂第三大学的文凭考试(曾晓洁等,2018)	课程分学分与非学分课程。学习者可选择攻读课程提供高校或国家数字大学的学位(卢可,2023)

注:信息主要来自平台开放门户网站(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 2024; Study Webs of Active-Learning for Young Aspiring Minds, 2024),其他来源另有标注。

家数字大学都具有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鼓励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等价值,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但两国的数字大学建设尚难以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进程。印度国家数字大学刚启动建设,成效未知。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法国数字大学都难以称为独立完整的高等教育机构。此外,两所数字大学沿袭了在线大学的传统模式,未突破平台在线学习的弊端,在教学数字化应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开发等环节缺乏创新。

## (二)后现代视角下国家数字大学的内涵

从本质看,国家数字大学的出现,不仅是教育、科技和政治融合的产物,更是在数字化技术刺激下大学从现代状态转向后现代状态的结果。通常而言,现代大学有系统的学科体系与课程设置、学科知识创新目标、完善的学历或学位制度,还有师生、校园与大学文化等要素(周洪宇,2015)。但知识来源多样化和大学知识垄断地位弱化、远程学习等教学方法的变革、非大学研究资源提供机构的兴起,正推动现代大学向后现代高等教育转变(安东尼·史密斯等,2010:180-182)。后现代大学有三个特征:一是价值取向多元化,尽力关照学生追求的多样性;二是大学自主性的丧失,政府将频繁干预大学;三是办学目标变得模糊,需要适应复杂的环境。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正转移到大学外部(王洪才,2017)。国家数字大学作为政府计划和社

会多元需求催生的产物,有强烈的后现代性。

虽然数字大学可能弱化校园边界和传统文凭教育,常因缺乏现代大学的特征而备受争议,但其问世有难以阻挡之势。一方面,由国家举办数字大学迎合当前超越理想主义的大学观念,即大学是肩负大量公共任务的公共机构,需要从公共角度塑造自身的角色和职能(安东尼·史密斯等,2010:126-127)。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数字化演进,仅依靠对文凭的垄断、为传承高雅文化而生存的大学已岌岌可危,需要超越教学功能以及教师和管理者作为真理、品位和标准指引者的制约(安东尼·史密斯等,2010:50-54)。建设国家数字大学正是实现该理念的契机。在上述讨论基础上,结合国家数字大学的实践共性和本质特征,本研究对其内涵作出三个论断:

一,国家数字大学有强烈的后现代性。它是国家举办、回应公共需求、追求多样化和去中心化的大学。教育环境的开放性、教育要素的虚拟化、学习思维的非线性既是后现代高等教育的特征(王庆,2015),也是国家数字大学的生存法则。二,国家数字大学由国家授权管理和监督,是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它既要满足国家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覆盖面等宏观要求,也要无差别地为广大学习者提供低成本、多样化的优质教育机会。三,国家数字大学是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组织化再造。随着高等教育向数字空间转

移, 物理意义的校园已难以承载未来大学的发展, 对在线教育平台再造并转化为大学数字环境的一部分有其合理性。同时, 大学有在线教育难以替代的功能, 如增进社会交往等, 因此保留大学中具有美好价值的传统极有必要。对在线教育平台进行组织化再造就是将其重塑为一所新型大学的过程中, 尽可能地利用科技手段在线营造出如传统大学般的文化氛围和环境。

综上, 国家数字大学的内涵有三个关键点: 一是后现代性, 这是国家数字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区别所在。开放大学曾被视为现代大学第五个也是最新的一种理念(安东尼·史密斯等, 2010: 87-88)。那么, 国家数字大学能否为后现代大学的涌现提供新思路, 值得期待和探索。二是公共性, 发挥国家集体办学优势, 服务社会多元需求, 强调大学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 这是国家数字大学有别于难以被定义的非国家数字大学的独特之处。三是要完成对在线教育平台的组织化再造, 使自身真正成为一所大学、不失大学之灵魂, 而非继续局限于在线平台的发展轨道, 这是国家数字大学区别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关键所在。

### 三、中国建设国家数字大学的可行性与挑战

在国外频繁出现新型数字化高校、法国和印度积极探索国家数字大学的新形势下, 建设中国国家数字大学, 不仅具有提升教育竞争力的价值, 还有推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本土意义。

#### (一) 现实可能

除了国际竞争和国家战略等驱动因素, 我国已经具备筹建国家数字大学的现实条件, 包括教育体制、基础设施和平台基础。

其一, 我国教育体制经过多年改革, 具有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整体谋划、紧跟时代潮流、兼顾教育公平与质量、中央和地方相协调的惯性, 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优势。因此, 调动全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结合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特点建设一所公共性明显的国家数字大学, 有强大的政治、财政和制度保障。

其二, 我国相对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为运行国家数字大学提供硬件支持。我国教育部等六

部门(教育部, 2021)发布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 对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的六大新型基础设施全面部署。2023年, 我国学校互联网接入率已达100%, 超过3/4的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 99.5%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24)。印度政府担心的接入型数字鸿沟问题, 在我国已得到基本解决。

其三, 我国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建设取得的成就, 能为建设国家数字大学提供较高起点。我国2013年开始建慕课, 2020年成立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 2022年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并在2024年推出国际版(闫伊乔, 2024)。2022年底, 我国慕课数量已达6.2万门, 注册用户4.02亿, 学习人次达9.79亿, 慕课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丁雅诵, 2023)。教育部还专门搭建了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此外, 我国还有覆盖全国的开放教育体系, 开放办学经验丰富。这些实践不仅能为建设国家数字大学奠定良好基础, 还有助于我国盘活在线教育资源, 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网络。

#### (二) 面临挑战

建设国家数字大学也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 既有像印度社会担心的教学质量、教师专业能力问题, 也有中国本土化构建难题。

##### 1. 认知层面: 国家数字大学内涵的本土化

目前, 全球只有法国和印度宣布建设国家数字大学, 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学界对其内涵也尚无共识。我国有必要对中国国家数字大学的内涵、组织架构、运行模式、教学和管理等内容进行本土化构建和解释。不过, 国外经验, 如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的深度开发、自由灵活的选课模式和学位攻读机制、学习资历认证与学分银行体系等措施, 都值得我国借鉴。

##### 2. 组织层面: 在线教育平台的组织化改造

国家数字大学与在线教育平台紧密相关, 完成对在线教育平台的全面组织化再造是一所数字大学能够真正成为大学的关键。我国目前已存在中国大学慕课(MOOC)和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在线教育平台, 如何将其加以改造或融入国家

数字大学建设需要探讨。此外,大学组织的构建,容易引发新的管理问题。若采用管理和教学相分离的组织结构——印度可能已经付诸实践,即国家数字大学独立建制,众多高校提供教学资源,学生可自由选修课程并选择攻读不同高校的学位等。这在我国存在许多不适应之处:

一是招生风险。招生单位和就读单位不再是完全对应关系,入学考试的选拔功能弱化,招生计划难以编制,学生的公平竞争存疑。二是管理结构松散。大学不再有明显的科层特征,组织系统变得灵活又难以统筹,日常活动可能同时存在数字大学和派出高校双重管理或相互推诿的低效现象。大学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多主体协调困难。三是学位与文凭授予易引发争议。课程考核标准不一,学分认证和转化难度大,学位授予标准模糊,文凭认可度不明。

### 3. 教学层面: 在线教学质量和效果的保障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教学质量影响国家数字大学的办学水平与声誉。在线教学是国家数字大学不可回避且经济可行的教学体系核心,更是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的路径。无论是完全在线教学,还是混合式教学的在线环节,其教学质量和效果都屡遭诟病,这是全世界在线教育共同的难题。有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学生认为在线教学质量低于面授教学(覃红霞等, 2023)。我国高校还存在教师认识不足和教学素养不高、学生在线学习能力不强、在线课程建设缺少规划和管理创新等问题(邬大光等, 2020)。这些都容易对在线教学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增大质量保障难度,不利于提升国家数字大学的社会认可度。

可以判断的是,建设中国国家数字大学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但这些挑战是基于已有经验的预设,相比我国真实存在的可行条件而言,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加以解决。

## 四、未来进路

### (一) 制定国家数字大学专项政策

我国需要制定建设国家数字大学的专项政策,向社会公开启动建设议程,使国内外社会公众了解中国国家数字大学的基本内涵和办学模式。专项政策可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国家数字大学

的办学目标和理念,以及在引领国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功能和作用;二是处理好它和国家开放大学(国家老年大学)、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平台等现有教育子系统的关系,确定国家数字大学在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以及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等方面的职能范围;三是对国家数字大学依托的在线教育平台作出全面详实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平台课程管理、教务管理、学习认证与学分管理、衔接学位教育等重要或易有争议的内容;四是就国家数字大学对外开放与交流事宜作出明确要求,将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五是制定一系列有助于国家数字大学发展的激励与配套举措,包括资金、人员队伍和网络安全,动员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专业组织的有序参与。

(二) 整合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

开发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是国家数字大学短期内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经济且可行之举。完成对在线教育平台组织化再造是建设国家数字大学的必要环节。但将在线教育平台直接改造成大学存在风险,也不符合我国高等院校的设置要求。我国可以发挥在线教育平台的优势,使其成为国家数字大学数字化教学体系的一部分,以异于国外的方式完成平台的组织化再造。

国家数字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是改造在线教育平台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国家数字大学未必要效仿国外,采用完全线上的教学方式,也不是简单地实施混合式教学,而需要探索适应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学习需求多样国情的新机制。这要求我国高校和教育组织机构共同对外延伸教育数字化工作,协力打造覆盖全国的数字教育体系。另一方面,主流在线教育平台以录播课程为主,缺乏真实课堂般的自然学习环境,还易忽视人际交流、集体意识、情感道德、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教导,这就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为学生提供沉浸式学习体验,包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研制智能教育装备,开发虚拟教育课程和应用场景,加强在线互动(方建锋等, 2024)。这些手段也能为创新国家数字大学的教育评价方式、强化课程内容审查提供新的可能。

### (三) 完善学习资历认证体系

国家数字大学提供来源多样的学习课程并倡导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我管理模式。那么, 如何认证、记录和存储学习者的学习和学分数据就成为教学管理的难题。从顶层设计看, 我国需要完善以学习、学分和学位认证为核心的学习资历认证体系, 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王启明, 2024), 学习资历认证标准要注重“分类认定、专业透明、关注质量”。从运行保障看, 我国需要提升教育大数据的处理能力, 拓展现有学分银行功能, 制定学习平台操作、学分获取与使用指南, 为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做好准备。

### (四) 重点发展终身教育, 满足学习型社会需求

国家数字大学作为通往后现代之路的新型大学, 完全可以作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先行区、试验田。面对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愿景, 国家数字大学可以重点发展终身教育, 找出与现有高校不同的发展路线, 发掘比国外数字大学更多的价值。在具体操作中, 国家数字大学可以带头推广“微证书”制度, 借助国家平台优势推动学习社区和知识交流网络建设, 参与营造个性化学习氛围, 与其他高校开展高等教育数字化和人才培养合作, 在推动终身教育、满足学习型社会需求过程中, 释放新型数字化大学的创新活力。

综上, 国家数字大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具未来价值、亟需探索与研究的新生事物。建设中国国家数字大学是受国外先行实践启发、国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寻求突破、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深化三者综合作用的创新之举。本研究对国家数字大学及本土化提出的构想, 还有待学界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1] [英] 安东尼·史密斯, 弗兰克·韦伯斯特(2010). 后现代大学来临?[M]. 侯定凯, 赵叶珠,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50-54, 87, 127, 143, 180-182.

[2] Cambridge Digital University(2024). Home-about us[EB/OL]. [2024-09-28]. <https://cambridgedigitaluniversity.us/>.

[3] Digital University(2024). Home- what is digital university?[EB/OL]. [2024-09-28]. <https://digitalu.af.mil/>.

[4] Digital Hollywood University(2024). Home-About DHU[EB/OL]. [2024-09-28]. <https://www.dhw.ac.jp/en/>.

[5]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2024). SWAYAM Guidelines 2024[EB/OL]. (2024-05-21) [2024-10-22].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swayam2\\_central/swayam1/wqimgtest\\_f8b95943-b963-49b9-85ed-416f2e15d1b4.pdf](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swayam2_central/swayam1/wqimgtest_f8b95943-b963-49b9-85ed-416f2e15d1b4.pdf).

[6] 丁雅诵(2023). 我国慕课学习人次达九点七九亿 [N]. 人民日报, 2023-01-03(01).

[7] 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2024). Home-FAQ[EB/OL]. [2024-10-17]. <https://www.fun-mooc.fr/en/faq/>.

[8] 房欲飞, 王克宇(2024). 中国高校“在地国际化”引入虚拟交换的价值意蕴、现实可能与实践进路 [J]. 现代大学教育, 40(6): 101-108.

[9] 方建锋, 王克宇, 房欲飞(2024).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颠覆性影响和应对 [J]. 全球教育展望, 53(8): 17-32.

[10] 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2024). Home-GIA education[EB/OL]. [2024-10-05]. <https://www.gia.edu/gem-education/overview>.

[1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4).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EB/OL]. (2024-06-30) [2024-10-25]. <https://www.digitalchina.gov.cn/2024/xwzx/szcx/202406/P020240630600725771219.pdf>.

[12] Jacqmin, J.(2019). Providing MOOCs: A fun way to enroll students[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48: 32-39.

[13] Jagpreet(2023).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 Exploring new avenues in higher education[EB/OL]. (2023-01-18) [2024-09-28]. <https://www.learningroutes.in/blog/national-digital-university-exploring-new-avenues-in-higher-education>.

[14] 教育部(2021).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EB/OL]. (2021-07-08) [2024-10-2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7/t20210720\\_545783.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7/t20210720_545783.html).

[15] 刘宝存, 赵婷(2022). 虚拟大学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2(6): 146-156.

[16] 卢可(2023). 印度建立第一所国家数字大学 [J]. 上海教育, (8): 51-53.

[17]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India(2022). Digital university[EB/OL]. (2022-04-04) [2024-09-28].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LU5163.pdf](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LU5163.pdf).

[18] 南旭光(2024). “数字大学”何以成就未来大学 [EB/OL]. (2024-06-18) [2024-10-08]. [https://zhijiao.eol.cn/detail/2024/06/18/1718674377\\_23370.html](https://zhijiao.eol.cn/detail/2024/06/18/1718674377_23370.html).

[19] Pelletier, K., Robert, J., & Muscanell, N(2023). 2023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R]. Boulder, Education: 18-29, 36-49.

[20] Study Webs of Active-Learning for Young Aspiring Minds(2024). Home-FAQ[EB/OL]. [2024-10-17]. <https://swayam.gov.in/faq>.

[21] Sabzalieva, E., Chacón, E., & Liu, L. B., et. al(2021). Thinking higher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2050[R]. Caracas, UNESCO IESALC: 43.

[22]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2023). 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 [R]. 北京,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

处: V-VI, 53, [https://mp.weixin.qq.com/s/Dce\\_g5q8IAeScbNEDOY-UEQ](https://mp.weixin.qq.com/s/Dce_g5q8IAeScbNEDOY-UEQ).

[23] 覃红霞, 张金丹(2023). 在线教学与面授教学质量同等吗——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高校 107 件在线教学案件的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45(6): 3-10+45.

[24]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2024). Home-university of the people [EB/OL]. [2024-10-02]. <https://www.uopeople.edu/>.

[25] 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2024). Home-about WGU [EB/OL]. [2024-10-02]. <https://www.wgu.edu/about.html>.

[26] Washington Digital University(2024). Home-university-about us [EB/OL]. [2024-09-28]. <https://washingtondigitaluniversity.us/about-us/>.

[27] Woolf University(2024). Home-about-woolf [EB/OL]. [2024-10-02]. <https://woolf.university/about>.

[28] 王佑镁, 包雪, 王晓静(2015). 密涅瓦(Minerva)大学: MOOCs 时代创新型大学的探路者[J]. 远程教育杂志, 33(2): 3-10.

[29] 王晖(2010). 英国开放大学: 世界远程教育的里程碑[J]. 教育与现代化, (1): 92-96.

[30] 王洪才(2017). 论大学的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J]. 高等

教育研究, 38(12): 21-29.

[31] 王庆(2015). 论高等教育的体与用——兼对后现代大学的探讨[J]. 黑龙江高教研究, (10): 22-27.

[32] 王启明(2024). 数字赋能终身教育 服务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 [N]. 中国教育报, 2024-11-15(1).

[33] 郭大光, 沈忠华(2020). 我国高校开展在线教学的理性思考——基于 6 所本科高校的实证调查[J]. 教育科学, 36(2): 1-8.

[34] 袁松鹤(2016). 凤凰城大学教学模式: 促进学生参与和 能力提升[J]. 中国远程教育, (4): 52-61.

[35] 闫伊乔(2024). 拓宽教学边界 共享优质资源 [N]. 人民日报, 2024-05-15(07).

[36] 曾晓洁, 张惠(2018). 法国 MOOC 发展的国家战略: “法国数字大学”探析[J]. 比较教育研究, 40(1): 78-87.

[37] 周小李(2023). 论虚拟大学的颠覆性创新[J]. 现代大学教育, 39(4): 1-10+111.

[38] 周洪宇, 刘训华(2015). 论中国现代性大学的起源[J]. 高等教育研究, 36(6): 87-90+101.

(编辑: 李学书)

##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cal Concept, and Future Path

FANG Jianfeng<sup>1,2</sup>, WANG Keyu<sup>3</sup> & FANG Yufei<sup>4</sup>

(1.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Educational Decision Lab,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2. *National Institut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 China*; 4.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 is a produc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strong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and public attributes. It is an organized reconstruction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platforms, bringing breakthrough changes to higher education's mode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Globally, France and India have launched their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ies to transform their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digit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ategorized them into the "three worlds" of digital universities, compared the experience of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local construction ideas of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i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a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 may face challenges in localizing content, organizing platforms, and ensuring teaching quality, b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construction outweigh the challenges. China can create new tracks and advan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y formulating special policies, integrating online education resources, improving the learning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a learning society.*

**Key words:** *national digital university; digital university; virtual university; digit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education*